

一届届内地西藏班师生的背后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留下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深情佳话。

为乡村教师，有人在家乡做了基层公务员，有人返乡创业，也有人出国深造……尽管选择殊异，但用丹臻群佩的话来说，“内地西藏班的意义更像是一把火炬，赋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

平措罗布是丹臻群佩访谈到的第一届内地西藏班学生。1985年，14岁的平措罗布从当雄到重庆，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坐火车。对于去内地读书，平措罗布当时并没有深刻的认知。但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去内地学习的西藏学生，平措罗布的父亲明白儿子离开的意义——这可能意味着一场终身的改变。

有人去内地读书的头一个月，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哭，但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平措罗布曾在初中时因病住院，害怕父母担心，他就和同学串通好，将听来的学校新闻写信回家，营造还在学校的假象。但他最担心的是，“这个学能不能上完”。

回到西藏当老师，现在已是拉萨中学校长的巴桑卓玛，1990年跨越大半个中国从西藏山南来到辽宁，就读于辽阳一中。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藏班的老师严格的管理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爱护，同时内地的教育环境与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她。

与巴桑卓玛有类似经历的还有格桑德吉。2001年，这个毕业于湖南岳阳一中内地西藏班的门巴族女生在回到家乡西藏墨脱帮辛乡后，成为村里第一名大学生乡村教师，立志改变家乡的教育面貌。经过她的努力，如今，帮辛乡已没有一个孩子失学。她也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小学校长，并获得“最美乡村教师奖”“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

90后藏族女生马艾乃2005年离家去上海读书，在浙江大学就读期间曾出国交流过。临近毕业，她没有像许多西藏同学那样直接回去，而是继续在内地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直到有足够的能力为建设家乡添砖加瓦。后来，她在西藏自己创业，开了一家环保科技公司，专门做垃圾分类工作。

90后青年白玛次巴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毕业后，面对南京、拉萨的工作机会，他毅然来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之一——那曲市申扎县工作，做了一名西藏偏远地区基层公务员。2019年，

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他到海拔4788米的卡乡德朗村驻村。当年德朗村顺利脱贫摘帽，白玛次巴也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国家把我们选派到内地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们回到西藏也应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哪怕微不足道”。

为了浇灌“格桑花”们成长，内地西藏班的民族教师团队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在上海复旦附中的西藏班，“上海阿爸阿妈”的关怀令学生们难以忘怀。教师朱旻峰2017年带了他从教生涯中首个西藏班后，利用暑假不顾高原反应进藏家访，走了7000多公里的家访之路。

2020年是内地西藏班办学35周年，从1985年到2020年，35年间，一批批西藏少年从青藏高原来到内地，在老师的精心培育和细心呵护下，健康茁壮成长。他们与老师、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很多人毕业后回到家乡发挥才干，如今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相关数据显示，迄今内地西藏班（含中职班）累计招生14.3万人，向西藏培养输送了5.6万余名中专以上各级各类人才。

从不懂一句汉语到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只能一笔一画写家书到接通视频即可远程连线，从固定的文化课到有音乐、计算机、体育兴趣班等多种选择……一届届内地西藏班师生的背后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留下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深情佳话。

雪域支教的老师与复旦附中西藏班学生，手牵手、肩并肩共同唱响《最美的梦》，传递出援藏教育的师生之情。摄影/孙中钦

